

东坡全集

第二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二十四

奏議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
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
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
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
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旣厭雖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乎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

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
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
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
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
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
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
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

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

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弼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諫諍類 奏議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

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

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

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

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畱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鵲鵲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

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
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
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
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
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
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
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
聞伏候勅下

14

10

卷之四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
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
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
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
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
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
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
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
與書曰子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